

YELANGZIDA
夜郎自大

文学书系

孟繁华 / 主编

冬暖夏凉

萧霖 / 著

dong nuan xia liang / Xiao lin / zhu

冬暖夏凉 / 天边尘土 / 暗处的花朵 / 腼腆的男人

暗处的花朵 / 天边尘土

腼腆的男人 / 冬暖夏凉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冬暖夏凉

萧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暖夏凉/萧霖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7

(夜郎自大文学书系)

ISBN 7-221-07051-2

I. 冬... II. 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9644 号

冬暖夏凉 萧霖 著

策 划 欧阳黔森 陈 荣 王才禹

主 编 孟繁华

责任编辑 王才禹

装帧设计 王才禹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268 千字

印 张 10.62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8 月贵阳第一版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051-2/I·145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851)6829704 6828637



萧霖 四川绵阳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当过知青，工人，1982年毕业于南昌航空工业学院航空机械工程系，在成都某军工企业从事工艺设计多年，后调入成都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现供职于四川绵阳某单位。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在国内一些报刊杂志发表诗歌和杂文，出版的长篇小说《随风而逝》，受到业人士及行家们的关注。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0)
第四章	(42)
第五章	(51)
第六章	(70)
第七章	(79)
第八章	(90)
第九章	(102)
第十章	(109)
第十一章	(119)
第十二章	(139)
第十三章	(149)
第十四章	(156)

第十五章	(168)
第十六章	(180)
第十七章	(193)
第十八章	(202)
第十九章	(218)
第二十章	(225)
第二十一章	(238)
第二十二章	(249)
第二十三章	(259)
第二十四章	(268)
第二十五章	(276)
第二十六章	(283)
第二十七章	(294)
第二十八章	(303)
第二十九章	(310)
第三十章	(320)
第三十一章	(331)

第 一 章

白一帆在川大中文系读大三的时候,有个女生常来他们寝室。女生叫李耀,在成都财经学院读大专班。李耀第一次来的时候穿着流行的蝙蝠袖羊毛衫,牛仔裤,羊毛衫在后腰跟臀部联接的部位停留出折皱,勾勒出一条举世无双的细腰。头发随便地束在脑后,衬托出干净俏丽的脸,像池塘的一箭粉荷,还滚着露珠。

李耀在寝室一出现,就引起了骚乱。宿舍的男生刚吃过午饭,正处在很踏实很满足打嗝放屁都比较随便的状态。李耀是来找她的高中同学的,同学很兴奋,愣了片刻,拿了特大号搪瓷缸,一路狂奔到食堂打了三两馄饨,馄饨汤宽,料足,面上撒着碧绿的葱花,浮着几滴香油,底下结结实实地卧着一份香肠。李耀坐在下铺

床上，端着狼坑蠢大的缸子，抄着孙二娘的兵器般粗的匙子，斯文地往嘴里喂抄手。那男生一气奔上六楼，趁他喘息如牛，另两个男生围着李耀大献殷勤，卖弄才学。

白一帆正戴着耳机躺在床上听校园歌曲，忽然觉得香气袭人，撩开蚊帐一看，哇！一个校园难觅的绝世美女，跟他近在咫尺。那美女看上去秀气，胃口却奇好，一大缸子馄饨竟吃完了，拍着自己说，肚子快撑破了。李耀的同学抢着去洗碗，白一帆下铺的男生抱着吉他，狂甩头发做校园歌手状，另一个男生是经济系的，跟李耀的专业是近亲，抱着一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靠在书架上跟李耀谈学问，妄图以专业的优势压倒中文系。

白一帆见同寝如此阴险，心痒难忍，翻身下床，不料T恤衫被床头的钉子一挂，“嘶”的一声，拉了条寸长的口子，李耀笑弯了腰，同室的男生也跟着起哄，白一帆狼狈得满面通红。李耀笑够了伸直腰问，有伤湿止痛膏没？贴上去用钢笔涂一下什么都看不出来了。白一帆有点慌乱，李耀说，好笨哦，我来帮你贴。说着拿胶布替他粘在T恤上，又用钢笔涂成蓝色。几个男生不说话了，几道受伤的目光刷地直逼白一帆。幸好不像桃谷六仙有内功，否则白一帆体内早已有六股捣乱的真气乱窜了。

夜里关了灯摆龙门阵，寝室的男生把李耀叫阿娇，说本校的女生没有比得过阿娇的。那时刘欢还没有唱那首《弯弯的月亮》，叫她阿娇一是因为有小鸟依人的味道，二是因为这样漂亮的女生使寝室的男生一致感觉到自己身心的成熟。是的，大三了，学业过半了，唇上长胡须了，梦中多次遗精了，该有一个阿娇这样的女孩子了。

李耀一周后又来了，上次来借书，这次来还书，正大光明。头一天寝室的男生就开始兴奋，一反常态地讲究，书架上一瓶男士护肤霜和一支鞋油下去一半。阿娇第二次来穿一条浅色无袖连衣

裙，颈脖和后背有一层处女才有的细细的绒毛，一双脚玲珑玉白。男生们脑子里想着阿娇，晚上就干那手淫的勾当。

这以后阿娇就常来，阿娇容貌照人，衣袂飘飘，像阳光照过来，笑容像毒药，让宿舍里的男生统统焉了。男生们看着白一帆挽着美女的背影在黄昏中远去，满怀惆怅，心说白一帆这臭小子，操他妈的！然后大家就一个个溜出去了，溜出去希望在初夏的校园邂逅梦中的美女。阿娇的高中同学受伤最重，踉跄到川大隔壁的望江公园，经过女校书薛涛汲水制作浣花笺的石井，登上藏书楼眺望九眼桥下的河水。阿妖的这高中同学本是好学上进的青年，系学生会主席，这时也不免用英语骂了九百句：白一帆你个龟儿子！

夜里聊天，宿舍的男生改口把阿娇叫阿妖，勾人的女妖，跟李耀的名字谐音，前面加个“阿”除了酸还透着有过交情的亲昵。李耀听了却很喜欢，从此便这么叫开。说到底对于阿妖的名花有主男生们也不怎么太嫉妒，因为白一帆的优势太突出了。白一帆是中文系的才子，身价没有学理工的高，钱途没有学经济法律的好，但白一帆头脑聪明，才气横溢，在校园里小有名气，且身材高大，长相不俗，外文系的一个漂亮女生还为他发过高烧，输了两天的液烧才退了。

白一帆四年大学最大的收获就是把阿妖读成了他的老婆，也许是因为个人生活方面太顺利，以后白一帆在其他方面就屡受挫折。

本来，白一帆有个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白一帆大学毕业那年，歪文凭还没有大量批发，正规本科生还很俏，白一帆一到汀州市，档案就被人事局挑出来了。人事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科长面对白一帆坐着，欣赏地看着白一帆，白一帆坐在那里感觉芒刺在背，因为办公室的人都在看他。小伙子一米七六，在矮种的四川人中要算优良品种，堂堂仪表，走到哪里都有些气宇不凡的样子。女

科长问了白一帆一些很私人化的问题,父母在哪工作,家里有什么人,有没有女朋友等等。白一帆离校前搞掂了阿妖,把她由恋人升级为女人,心情极好,便说早就有了,大三就有了。女同志露出惋惜的神气,惋惜中又有点庆幸,觉得大三就交女朋友的人学业不精,个人品德也好不到哪里去。

后来白一帆才知道那天把他叫去并非是随便问问,而是想把他介绍给某领导的女儿,如果白一帆没有女朋友,也许他的人生就是另一种情况了。阿妖对这种假设很不以为然,说:“屁,人家领导看上了谁,调动工作一句话的事。”但跟白一帆同时分到汀洲的大学生郝建中确实被介绍给某领导的女儿,不久挑去给市长当秘书,两年后提了正科,以后又下去当青阳县的县长。此是后话。

白一帆被分配到汀州市文化馆,文化馆对于白一帆这样的高材生来说就不是一个好单位了。本来白一帆毕业时有机会进省级机关,做省级机关的政府公务员,怎么也强过在寒碇的汀州市文化馆。但是白一帆并不知道自己会分到文化馆,他爱上了阿妖,义无反顾地跟阿妖从成都到了汀洲。白一帆那时正在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年龄。

阿妖也没有料到白一帆的运气会这样坏,求老爸想法给白一帆挪一挪。阿妖的父亲是离休干部,宣布离休的文件后面加一括号:享受副厅级待遇。阿妖的父亲早已无职无权,哪办得了这等大事,却不肯承认自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说,嗯,文化馆也不错嘛。啊,专业对口,啊,正好发挥一技之长嘛。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生老病死都有国家包干,向来习惯放眼世界,胸怀全球。

白一帆未来老丈人只对国际国内时事感兴趣,经常对白一帆说:“这篇人民日报社论你好好看看,重要的地方我都用红铅笔给你划出来了。”或者说:“你对巴以冲突有什么看法?我听听。”

阿妖嫌文化馆不好,白一帆说:“文化馆就文化馆,实在不行,

我还可以考研究生。”其实白一帆这时早就像唐明皇一样被阿妖粘住，“从此君王不早朝”了，哪还有斗志考研究生过苦行僧生活。他只是潜意识中觉得自己这种人才哪能被埋没，不可能嘛。

于是白一帆到文化馆上班了。文化馆也不完全是清水衙门，国家的政策一天比一天活，临街的门面被承包办起了酒吧、卡拉OK、面包店。搞美术的成立了广告装潢公司，画家办起了绘画班，搞群艺的办起了少儿舞蹈班，虽说培养不出达·芬奇、邓肯和莫扎特，每个月给单位交点钱发奖金还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谁能承包谁能挣大钱，所以贫富的问题就跟能力的问题挂钩了。

一开始白一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白一帆学的是中文，学中文是最有用的，也是最没有用的。中文但凡是个中国人他都会认会说，别人不会拿你当专门人材。除非当了畅销书作者写书赚钱，或者做了大官，讲起话来醍醐灌顶，那时别人才会对你的专业刮目相看，觉得学中文是最正统的出身，国粹。白一帆没有办班挣钱的本事，世事又在变，要能挣钱才算人才，满腹清气的白一帆冷眼向洋看世界，每天清茶一杯，这个室串串，那个室串串，发现除了陈原，所有人跟他都不在一个档次。

陈原四川美院毕业，除了画画，还爱好摄影。白一帆扯了结婚证没分到房子，两个单身汉常在一块就着卤猪蹄子喝啤酒，在陈原那间四处漏风的斗室里神侃，从政治经济到女人艺术，从文化馆的大小头目到汀洲电视上经常露面的人物，都是他们调侃取笑的对象。两人都不拘小节，豪放起来直追苏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倒也是一段快活日子。陈原是搞艺术的，经常背着行囊和省吃俭用买下的高档尼康相机到西藏、云南、青海云游画画、摄影，一年有半年在路上，偶尔有几幅作品在省市获奖，也没见什么影响。

白一帆娶了阿妖，填履历表时社会关系一栏增加了一大串亲

戚。阿妖有一个姐姐叫李洁，大学毕业后分到工厂，一三五晚上翻译英文资料，二四六晚上学日语，颇有事业心。但是李洁的脾气近来有点古怪，雨打梧桐，她莫名其妙地烦躁。月圆月缺，又惹得她伤心掉泪，还常常写日记。李洁的日记像散发着腥气的鱼，让她的母亲越来越像一只猫。

邻居陈阿姨来家，李洁母亲跟她说起大女儿的变化，陈阿姨听了说：“你们家李洁，该结婚了。再拖下去，容易得病。”陈阿姨的意思是女孩子年龄大了不出嫁会得癔症。陈阿姨在市第三医院上班，三医是精神病院，见过许多到年龄没有结婚的女孩得了癔症。

陈阿姨还说：“像一帆这样的小伙子现在是抢手货，年龄大点正好囤积居奇，年轻姑娘反倒是越优秀越不好找对象，闹不好就当老处女。就像水蜜桃，越是上等白里透红舌头一舔就破的，越是放不得。”李洁的母亲深以为是。

历来李家的教育思想都是事业至上，事业都不成先考虑个人问题就是没出息。这种教育在阿妖身上完全白费了，阿妖考大专班就为的是找男朋友。在阿妖看来，大学校园花好月圆，跟从前书生小姐私订终身的后花园差不多，大学校园就是这么个才子佳人邂逅的后花园嘛，要不然为什么校园里除了有试验室图书馆还要有湖有草坪树林？就是为了谈情说爱有个背景嘛。所以阿妖觉得在校园不谈恋爱，大学就白读了，只是书呆子。阿妖不屑做书呆子，她从来都是把书用得恰到好处，比如说找白一帆借书，然后还书，一场百年好合由此就拉开了序幕。

但李洁却是把这种教育全盘吸收到血液里了。李洁日记本扉页上写的是马克思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事业，那么……云云。但李洁毕竟二十五岁了，到了陈阿姨说的不结婚容易得癔症的年龄了。

李洁的日记本粉红缎面，每一页都有花边，散发出幽香，引诱

人生出窥探的兴趣，所以李洁妈就偷看了，偷看了一次不过瘾，又连着偷看了几次，就像做过一次贼的人，要金盆洗手就很难了。李洁发现当妈的为老不尊三番五次偷看她的日记后大发雷霆，这本来是一个人的隐私被偷窥的正常反应，李洁母亲却想，“陈阿姨的话果然应验了，李洁果真该结婚了，这不，脾气都变了。”

李洁一气之下改用英文写日记。李洁母亲上几次看到李洁抄了许多情诗，从中国的关关雎鸠到外国的普希金，无不烈火烹油，澎湃炽热，但关于她本人却只字未提。李洁妈相信继续看下去就会找出蛛丝马迹，白一帆来家时，岳母大人就偷了李洁的日记让白一帆翻译。白一帆翻译了几页，知道这是李洁的日记就不干了，说要尊重大姨子的隐私权。不过够了，李洁妈已经知道李洁爱上了一个叫方建华的男生，而且已经陷入情网难以自拔了。

李洁的父母托熟人很快就掌握了方建华的情况。方建华，男，现年二十五岁，民族，汉，文化程度，高中。技术好，政治表现一般，曾被记大过一次。李洁母亲没想到对方还有历史问题，一了解，原来方建华刚进厂就碰上毛主席逝世，在礼堂举行悼念活动，默哀时，车间一个外号“白兰瓜”的工人头一低，帽子掉了。“白兰瓜”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站在后排的人忽然看见他的秃脑袋，真的很像白兰瓜，几个小青年就笑起来了。“白兰瓜”以为是站在他后面的方建华恶作剧插掉了他的帽子，骂方建华是“狗娘养的”。方建华正在没事都要找碴儿的年龄，一听别人把他祖宗三代连将来的孙子都骂了，揪住对方就打了起来。厂里认为这是政治事件，给方建华和对方记大过一次。

李洁的父母当然不同意李洁跟这样一个政治表现一般又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谈恋爱了。

但李洁跟方建华是高中同学，如果硬将他俩拆散，说不定适得其反，像梁山伯跟祝英台一样弄个化蝶的佳话出来千古传诵。正

好李洁的父母认识市国防工办的主任，就来了个釜底抽薪，把方建华弄到上海机床厂去实习一年。

方建华一走，李洁妈就托人给李洁介绍对象，都是大学本科，有两个还在读硕士研究生。李洁一个都看不上。现在妹妹阿妖都已经结婚了，开口一个我老公，闭口一个我老公，姐姐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眼看要往老处女的方向发展了，李洁的婚事就成了这个家庭最让人操心的事情。

知女莫若母，李洁的母亲知道能打动李洁的不是地位不是金钱而是要有内涵有深度，有事业心，搞的是高精尖的科学，最好是研究原子弹的。巧得很，还真介绍了一个研究原子弹的，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小伙子文质彬彬，可李洁说的是什么话？李洁说：“妈，你觉得好，你自己要吧。”气得李洁母亲血压刷地一下就上去了。李洁母亲痛心疾首地伸出手指说：“八个了，都见了八个了，就没一个你看得上的？”李洁说：“又不是我要见的，是你强迫我见的。”李洁妈着急说：“你都二十五了，你妹妹比你小三岁，都结婚了。你没听说吗，现在公鸡都涨价了。你看一帆，来汀洲报到那天就差点给人抢去，还好一帆不是那种陈世美。”

李洁的父亲也很关心女儿的婚事，老头说：“丫头，我们不懂那个什么爱情，你能不能具体一点，究竟要什么样的人你才会有你说的那个——感觉？”

李洁说：“说了你也不懂，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李洁的母亲不得要领，老头子却理解了，对老伴摆手说：“这丫头，还想着那个方什么华。”李洁妈语重心长地说：“李洁啊，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有抱负有理想的优秀青年。”老太太的意思很明显，方建华只是一个机修工，方建华当然没有什么抱负。

星期天到家里来跟李洁见面的是一个叫刘西南的优秀青年，



大学毕业分到在汀洲部属的机械设计院工作。介绍人陈阿姨觉得这个小伙子跟李洁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热心地替他们撮合。李洁妈激动地拿了小伙子的免冠照让阿妖看，“你看看，你看看，多神采奕奕！比方建华强多了。你姐会看上方建华，主要是因为她接触的异性太少了。”阿妖说：“还少啊，你都让我姐看了八个了。”

刘西南是第九个。星期天一大早，阿妖的母亲就带着小保姆买菜去了，李家对这次相亲非常重视，又买了鸡又买了鱼，鱼买回来还是活的，养在卫生间的大盆里。谁知那鱼宁死不愿为鱼肉，挺身而出竟蹦到便池里去了，而且一个猛子扎进了管道，头朝下卡得死死的。白一帆趴在地上，头朝下忍着恶心用铁丝朝上勾，好不容易把鱼勾了上来，沾了粪便的鱼鳃一张一合。白一帆立了大功，把鱼往地上一扔，说：“还是活的，尾巴还在动。”岳母连说：“还是一帆能干，还是一帆能干，这鱼好好洗洗烧烧一样的吃。”阿妖说：“心不诚，拿臭屎鱼招待人家，今天这事肯定搞不成。”

白一帆的岳母骂道：“死丫头，乌鸦嘴，我碰到白晓来，她儿子都快三岁了，我怎么能不急？”

阿妖说，姐明明有对象，谁叫你硬要把人家拆开的？要是姐一辈子不结婚，罪魁祸首就是你。白一帆的岳母顾不得跟阿妖斗嘴，说，小伙子一会儿就到了，你姐姐怎么还没回来？她到底去哪儿了？

正说着，优秀青年刘西南在陈阿姨的陪同下来了，刘西南个子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当真有点神采奕奕。白一帆见岳母乐得嘴都合不拢了，鱼尾皱此起彼伏，想起李洁说的“你觉得好你自己要嘛”，于是偷偷笑了。李洁妈拿了水果忙着要削，刘西南说：“阿姨，我自己来。”便把水果刀拿过去削，削好一个先递给未来的岳母，未来的岳母笑得下巴差点脱臼，连说：“你吃，你吃，陈阿姨吃。”李洁父亲坐在沙发上，笑眯眯地问：“入党了吧？”刘西南欠欠

身子说：“预备党员。”“嗯，不错不错。李洁呢，这丫头哪儿去了？”

阿妖泡了茶端来，陈阿姨说，这是李洁的妹妹李耀，已经结婚了。两姐妹一个模子出来的。小伙子见过李洁的照片，又听说跟阿妖一个模子出来的，心中大喜，想起新疆民歌“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儿来。”陈阿姨说，李洁上大学时那么多人追她，她都看不上，你们俩有缘分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嘛。小伙子说，陈阿姨说她不好意思，我说我来好了，我是男的，应该主动一些。

相亲好比草签合同，甲方来了，乙方迟迟不露面就显得没有诚意。幸好有白一帆充当嘉宾，陪着刘西南高谈阔论。其实李洁就是为了躲今天的相亲，李洁觉得爱情应该是月黑风高天的生死相约，是飞蛾扑火的不顾一切，让人介绍实在太滑稽了。跟阿妖说，妈爱折腾让她折腾去吧，我可不想奉陪了。时间过了一个半小时，墙上的钟已经过了十二点，优秀青年坐不住了，频频看表。是嘛，人家都来了快两个小时了，人家要看的是李洁，白一帆连篇闲扯，人家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小保姆早已做好饭菜，李洁却还不露面，小伙子的话比刚来时少多了，气氛变得有点尴尬，正在一家人着急的时候，李洁回来了。李洁气喘吁吁，满脸通红，一头撞进来，白一帆的岳母和陈阿姨见了李洁好像天上掉下个活凤凰，顾不得埋怨她，说，你可回来了李洁，人家小刘已经等你好半天了。李洁勉强朝刘西南点了点头，脸上的红晕像胭脂一样泛开来。

李洁的态度让她母亲吃了一粒定心丸，看来今天这次相亲活动李洁是在心里默许了的，不然她也不会这么羞答答地脸红了。根据李洁母亲的直觉，害羞了，就表示有希望了。

李洁说：“妈，我去换件衣服。”白一帆岳母说：“去吧去吧，换好了赶紧出来。”啊呀呀，还要换衣服，还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女为悦

己者容，有门了！

阿妖早看见李洁跟自己使眼色，跟着进了李洁房间。李洁一把抓住阿妖说，方建华回来了，我要跟他走！

李洁父母把方建华打发到上海学习，为的是距离远了年轻人不顾后果的热情就会冷却，哪知距离最能产生美感。王母娘娘的银河又如何，还不是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这对年轻人每周通两封信，写了一百多封情书，锁在李洁办公室的抽屉里。

我是回来拿衣服的。李洁激动得眼睛都亮了。我要跟方建华走，我要跟他结婚！

你是说，你要跟方建华走，你们一起私奔？阿妖问。听阿妖说出私奔这两个字，李洁更兴奋了，使劲地点了点头。

可是妈给你说的那个优秀青年刘西南，已经在客厅里等了老半天了啊。一帆一上午都在应付他，怎么打发他呢？

我不管，我要结婚，我要跟方建华走，等我上了车，他们就找不到我了。就是找到我，生米煮成熟饭他们也没办法了。

李耀想到“生米煮成熟饭”的意思，会心地在李洁的屁股上捏了一把。从开始李耀就站在李洁这一边，巴不得事情越热闹越好，越戏剧越好。阿妖煽风点火地说，姐，你就放心地和方建华私奔吧，一切有我呢。

李洁，换好了没有？赶紧出来啊。李洁母亲在客厅里喊。李洁着急地说，怎么办呢，他们都在客厅里，妈肯定不会让我出门。李洁从窗户往楼下看了看，说，只有翻阳台了。

阿妖说，你疯了？！会摔死的！

李洁眼中燃烧着疯狂，说，不会的，趁陈阿姨在我们家，我先翻到陈阿姨他们家阳台上，再顺着下水管梭下去。我一跳下去你就把包给我扔下来，你先呆在我房间里别出去，只要有五分钟就够